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

陈丹青卷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陈丹青 著

琐记

【上】

纽约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(上)

陈丹青 著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 (下)

陈丹青 著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纽约琐记 / (美) 陈丹青著.

— 长春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00.7

(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)

ISBN 7-5386-1015-4

I. 纽... II. 陈... III. 美术—艺术评论—文集 IV. J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6157 号

海外华人艺术家谈艺丛书·陈丹青卷

纽约琐记

著者

陈丹青

责任编辑

功一 朱循

封面设计

旺忘望

图片提供

陈丹青 冯良鸿

出版发行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印 装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

2001 年 8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开 本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

15.5 (上、下卷)

印 数

3500—6500 套

书 号

ISBN7-5386-1015-4/J·742

定 价

36.00 元 (套)

■我现在不愿仅止谈论艺术、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。
而我又不敢仅止谈论艺术，因这话题如今恐怕已经贬值。

——《自序》

■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的资深免费导游，业务之一，是当
朋友为内急所逼，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。

——《美术馆》

■每在一家接一家空荡荡亮堂堂的画廊里游走，我总会暗暗
惊讶：艺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画廊？
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艺术、艺术家？

——《画廊》

■人家走了。门关上。安静。奥尔的脖子很久还是红的，但
他一声不响，低头继续画。

——《艺术家肖像—奥尔》

■奥尔自尊，坦希尊敬奥尔的自尊。同行间不交一言倒也另
有一番天趣，夹在当中，我却是多少有点尴尬，可两位白
人艺术家瞧着都比我坦然。

——《艺术家肖像—坦希》

■真有所谓“美术史”么？假如没有这一个个“人”，美
术史是什么？那位罗马总督指点耶稣的话正可借来形容我
在回顾展最真切的感觉：“瞧—这一个——人！”

——《回顾展的回顾》

■噫！我这才注意到在我凝望骏马的这一路，街头所有的车
辆都没看见，都失色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无端感到这景象
似乎有什么意思在。

——《拙劣的比喻》

ISBN 7-5386-1015-4



9 787538 610154 >

ISBN7-5386-1015-4/J·742

定价：36.00元/套（上·下册）

■大家渐次哄笑了，这真好。座谈而起哄笑，有什么好呢？
这我却一时说不出。

——《访谈与讲座》

■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等“西方当代艺术”在我们头上摸一下，说：“你做得对，做得好”。为什么？

——《中央美院学生会座谈》

■我不愿把自己变掉，抹掉，弄成个摩登入时的角色，闹不清来路，闪避自己的过去，用艺术为自己整容——没用的。我愿坦然做我自己。

——《中央美院美术史论班座谈》

■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讯息不等于眼界，不等于感同身受，眼界不等于主见，而主见还不等于你手下的创作。你何以自处？

——《吉林艺术学院座谈》

■我的问题是：一个民族的“集体性格”与“传统文化”是什么关系？何者为因？何者为果？又如何彼此纠缠不辩因果？我看前者的生命力似乎较后者悠久强韧得多。

——《湖南美术出版社书面访谈》

■文化背景是一连串“观点”，视觉经验是感官讯息的一连串“所见”。越不带观点，所见就越真实。观点、视觉是两回事。

——《文化错位与前卫艺术》

■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揣着一连串“假问题”高高兴兴走在“迷途”上。我喜欢“假问题”这个词：我们的种种“假问题”，说出了问题背后的全部真相。

——《答吴亮画廊问卷》

目 录

■ 自序	1
■ 纽约琐记	5
美术馆	7
画廊	24
艺术教育	40
艺术评论	45
艺术家肖像——奥尔	46
艺术家肖像——坦希	57
我的画室	70
绘画的观众	86
回顾展的回顾	92
艺术与自由	204
艺术与艺术家	206
艺术与良心	208
桑兰与莱奥那多	214
拙劣的比喻	222

227	■中国稿约
229	《陈丹青速写集》自序
235	色彩与高考
248	六周的相处——记中央美院油画系助教研修班教学
253	金陵怀旧记
262	女眷与同行——序张小溪首次个展
265	素描与同情——序谢宏军《乡村诊所》
269	图像的传奇——读徐累系列画作
280	油画的报偿——读《杨飞云素描集》

287	■访谈与讲座
291	湖南美术出版社书面访谈
312	关于“困境”的困境
338	文化错位与前卫艺术——答段练先生问
354	中国油画在世界——答中国油画学会问
359	文化错位——答顾丞峰先生问
369	快乐的人质——答杨子先生问
379	答吴亮画廊问卷
399	中央美院学生会座谈
419	中央美院当代美术创作与批评研修班座谈
440	吉林艺术学院座谈
464	新“世说新语”——欧美当代艺术家访谈摘录

自序

80年代初,有位美国汉学家发文感慨,大意是说,去中国游历一周,回来可以写本书;逗留旬月,交得出一篇报导;若长久待下去,可就连报导也无从写起了。其时,中美建交才两三年。

过了元旦,我居定纽约第十八个年头了,别说偌大的美国,缩小到艺术的范围,这么说吧:缩小到我自己的情形,也真无从谈起。每有国中的同行问:这么多年你在外头干什么?我想来想去,只能答说除了画画,就是吃喝睡觉过日子。但问者的神情分明以为我是开句玩笑,敷衍了事。

从国外回转来的各种“讯息”,有时也真像是玩笑。譬如说吧,我要是在自由神像跟前留个影,再真实不过了。寄给亲友去,亲友压在玻璃板下面,从此每一看到,只见在美国的那个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站在女神裙下开口笑。不是吗?有图为证,抵赖不了的。可我回国偶或瞧见这类相片,就觉得那是另一人,同我并不相干,那只是镜头快门将我与雕像悄然扣留的一瞬: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。

前年,吉林美术出版社要来搜罗若干所谓海外华人艺术家“谈艺丛书”,集结成书,一人一本,将我也划在里面,而且稿约上限竟多到十五万字!这可好,再来说吃饭睡觉就真是敷衍了。

有幅美丽的广告画页，画一只纤纤玉手从电脑里伸出来，挽住一位男子的后脑勺朝屏幕摁进大半张脸去，那男子投怀入抱、甘之如饴的背影瞧着真叫人发噱——接受稿约，我就去买了一架笔记本电脑，在画画间歇或居家周末的零碎时间里坐到屏幕跟前发呆，继而在键盘上摸索敲打：奇怪，时日稍久，竟是乖乖就范于电脑的淫威，吐字连篇积少成多，居然凑近预约的字数，可以交差了。

自己看看这些字纸，算什么呢，既不是严整的“学术文章”，也没有簇新的“文化讯息”，我不过是在纸面上同大家闲聊。我的假定的读者是暂时不得机缘出来开眼的朋友，多少总得交代在外观画的心得，于是有较长的篇幅如《回顾展的回顾》。其它的东拉西扯，是又假定读者还想知道一个人在洋码头过日子的种种平凡的真相，如同我还未出来时，总听得关于外间的说法十九是粗略而不实，那么，我就尽可能从实道来：我结交怎样的朋友，又怎样失去画室，即便写到画廊或美术馆，也宁可记存日常的感受。为使我的言说不致太落空，又听从编辑的吩咐，将几篇序文、访谈、讲座也拿来凑字数，所涉虽然浅杂，但还算有点是在和同行对话的意思吧？

只是人到了外面，又返回来，最为难的恐怕就是对话这件事。

譬如这“书”中的文字“焦点”很少瞄准“艺术”，更未针对绘画创作怎样地条分缕析，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，于这丛书的主题“谈艺录”，实在担当不起，但我也自有理由的——

我现在不愿仅止谈论艺术，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——在所谓风格、手法、主义、观念的背后，我以为还有别的话题

在：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？所谓“艺术家”是怎样的“人”？这种“人”，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？何以自处？我既久居域外，那边的艺术家与我们又有哪些不同？同往昔相较，我自己的念头又有哪些变化？总之，我瞩意的是“围绕”着艺术，“关于”艺术的种种小问题——说是大问题，也可以的。

而我又不敢仅止谈论艺术，因这话题如今恐怕已经贬值：中国是大变了，变得我几番回国拜见艺术家们，除了极少数例外，总发现众人的心思其实并不都在艺术，而假艺术之名的种种活动，也或隐或显牵连着的别的动机。我已学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，这才决定在这迂腐的话题上是开口呢，还是闭嘴，即便要谈，也须在“煞有介事”和“心不在焉”这两种腔调之外另找“感觉”，瞅着空挡子插几句嘴，不然会弄得自作多情，悔不该。

如此，我的书写也就受这心态的牵连，要说不说的，终于不过是在这本“书”中扯出许多话头，不能，也不必深谈下去，若要深谈，也可以的，眼前似乎不相宜。怎样地才算是“相宜”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要看是在什么场合，与怎样的人面对面吧，而现时我的眼前仅只竖着一具电脑，并没有读者。日后若果然会有读者，却嫌其中的议论吞吞吐吐，是要多请包涵的。

至于出国期间的画，承同行关心，总在问起。其中比较用力的十几套大型并置系列，只因颜料还没干透，一时不能付印。这是本文字书，不是画册，以后假如得到合适的机会，再刊印我的画作，请同行批评指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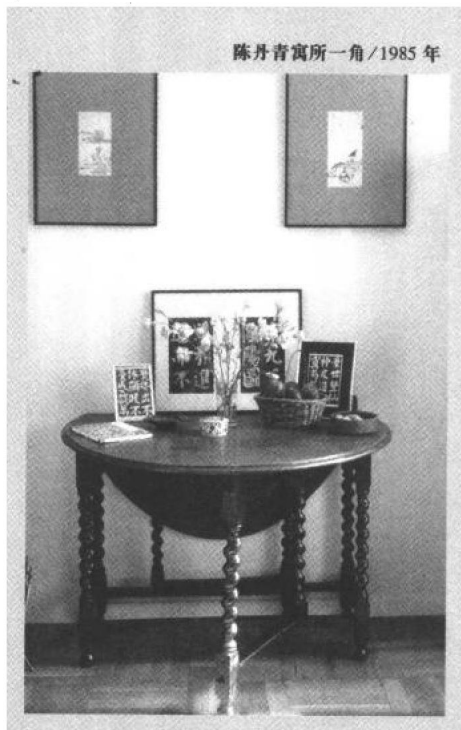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还有什么话可说？

近来我好生诧异。我原是画画的，无端的有地方忽然要来抬举出“书”，就当真写了这许多字，平日里作画之余，也仿佛添一

桩正经事情可以骗骗自己。如此写写停停，每到坐回画架子面前，发现我会画画。现在，这“书”总算是一路巴结凑了出来，临到真要出版面世，淹没在书市里等人买，却又惭愧。这是怎样一种感觉呢？我形容不象。自己复读一遍：这就算是我常年寄寓纽约的“故事”么？去年，在江南和东北遇到几位渴望出国而正要出国的少壮，神色端然，眸子青青，扯着要我讲讲在外闯荡的经验。我瞧着他们大好年华坐在那里等我回话，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我平时最是不要看海外传来的关于海外的议论：总说得不像，就算说得像样了，能够替代听者自己的体验么？念及我才刚写成的“书”，觉得竟是多余。那想要出去的，就放胆出去闯闯，过个三年五载，倒也听听年轻后生会给大家什么好消息，新说法。目下，就我经已交付的光阴而能从中说出的，大约只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琐碎。

1999年3月写在纽约

陈丹青寓所一角/1985年



纽约琐记

美术馆

画廊

艺术教育

艺术评论

艺术家肖像——奥尔

艺术家肖像——坦希

我的画室

绘画的观众

回顾展的回顾

艺术与自由

艺术与艺术家

艺术与良心

桑兰与莱奥那多

拙劣的比喻

美术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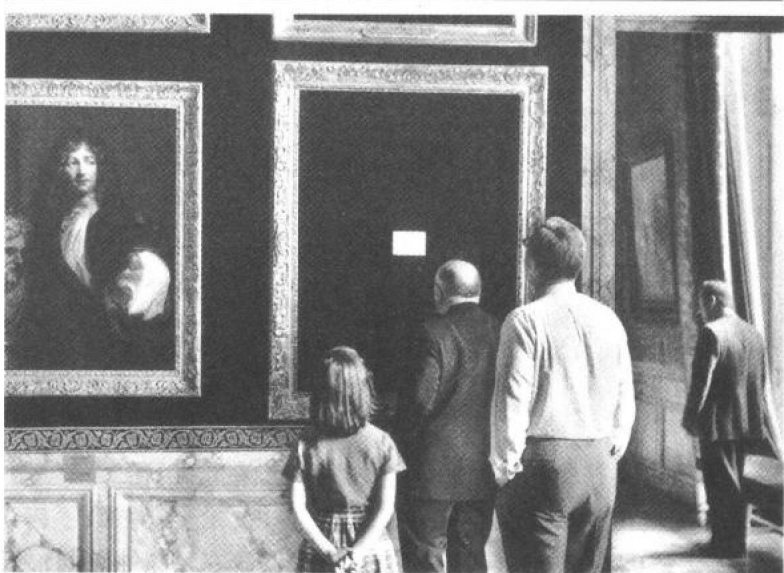
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、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？

—— 杜尚

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。我也喜欢。在这儿，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：帽徽、肩章、警衔、枪、子弹带、手铐、警棍、步话机，外加一本记事皮夹。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，才吸半口，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，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，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，撕下来，递给我。

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都是警卫，一色青灰制服，但行头简单，只是徒手，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。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、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，正好没有观众时，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。文艺复兴馆、印象派馆，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，男女警卫可就多了，聊天，使眼色，来回闲步。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，他们是仅有的活人，会打哈欠，只因身穿制服，相貌不易辨识。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（也许是好奇心），当我瞥见哪位百元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，就会闪过一念：三百六十五天，您还没看够么？

警卫长不穿制服，西装笔挺，巡梭各馆，手里永远提着步话



机——闭馆了。忽然，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，缓缓移动，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，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。这时，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。

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。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，手提摹本通过时，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（但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），确认无诈，这才拍拍我的肩背，放我出馆，就象小说“复活”中聂赫留道夫探完监，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。

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，偏头审视摹本：“哈！艾尔·格列柯，不可思议。你保管发财——等一等，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，你可骗不了我！”

老头子名叫乔万尼，意大利移民。如果不当值，这位来自文

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。

1982年元月，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，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，直走得腰腿滞重、口干舌燥。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，又不肯停下歇息。眼睛只是睁着，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。脑子呢，似乎全是想法，其实一片空白。

撑到闭馆出门，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，我立即睡着，还清清楚楚地做梦。

但随即醒来。饿醒的。

记得获准留学，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。“不要怕吃苦，”老先生说：“到了美术馆，就吃点面包、香肠，这样子，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么！”

后来呢，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，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：其实是自己穷。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文治，七、八美元，加上地铁来回票，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，能省则省。馆外小摊有便宜“热狗”，既难吃，也不果腹。怎么办呢，于是自备一份干粮，坐在馆外慢慢地咽。

几年后我进馆临画，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，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，颇以为得计。有一回剥着茶叶蛋，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，叫满一桌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，单价就在三文治之上。

据吴尔芙夫人的说法，若缺了高浓度营养，写作时脑后那根“火苗”就是窜不上来（难怪“困难时期”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得赏较多的是粮票和油票）。我既非作家，更不是“高知”，乍来美国，